



凌 升

LING SHENG

• 额
尔
敦
扎
布
•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凌升/额尔敦扎布著. - 北京:民族出版社, 1999.3

ISBN 7-105-03392-4

I. 凌… II. 额… III. 纪实文学-中国-当代 IV. 1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07398 号

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)

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印刷厂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6.125 字数: 150 千字

印数: 0001—2000 册 定价: 16.00 元

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

(总编室电话: 64212794; 发行部电话: 64211734)

凌升——铁血救国的民族英雄

这本书的出版，实在是一件极有价值的事情。作者额尔敦扎布身为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主任，公务繁忙之余，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责任融于笔端，从大量的历史资料中，从脍炙人口的民间传颂中，将历史人物凌升的事迹编写成书，使读者得以客观地、历史地、真实地认识凌升这位民族英雄的爱国主义本质。

凌升是一位历史人物，是达斡尔民族的优秀儿子。他出身于世代官宦家庭，受的是传统的封建文化教育，作为封建社会的上层官僚，若历史地、客观地予以正确认识和评价，确实非轻而易举。

凌升于1886年出生于呼伦贝尔原索伦右翼正黄旗第一佐红花尔屯，达斡尔族孟尔登氏。他毕业于呼伦贝尔蒙旗中学，精通汉文、蒙古文、满文。曾任催领管理台笔贴氏、骁骑校、劝学员、司官、佐领兼任呼伦贝尔副都统左右两厅帮办、额鲁特旗总管。凌升任职期间，恪尽职守，活动能力强，联系网络广，在社会上层颇有名气和影响。他当时兼任各种社会职务，如：黑龙江省咨议、全国善后会议专门委员、北京政府参政、北京政府国务院顾问、南京立法院立法委员等职。凌升在他的政治生涯中，不仅表现出他超群的治理能力，更积累了

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渊博的社会知识。另外，凌升从小受封建文化传统教育，具有浓厚的忠君为国思想。同时，他又具有传统的个人品格和美德。比如忠诚、信守、严谨、尽职；比如坚定、顽强、正义、善良。这些个人品德无疑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起了巨大的作用，使得他在达斡尔民族尤其是上层社会，享有极好的声誉。

凌升政治生涯的变化，以及他个人信念的转变，其外因是伪“满洲国”这个日本人泡制的傀儡产物，这使得凌升在政治上发生了质的变化。伪“满洲国”的建立，使凌升丧失了作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自主权。在与日本人抗衡的数次政治斗争中，凌升为了维护中国人的尊严——国土完整和民族利益，他曾深陷痛苦、迷惘；进而醒悟、坚定，与日本人不懈地抗争。他曾“欲干不能”，“欲罢不忍”。在日本人的淫威胁迫下，凌升的中国人的自尊、民族的感情以及他的性格特色，构成了他反满抗日的决定性因素；于是在一系列爱国与卖国、正义与耻辱、捍卫“主权”还是“丧权”辱国等原则问题上，最终选择了“宁可牺牲自我”，也要抗日到底的道路。凌升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，他虽为官僚，但具有个人良好的教养和情操。在政治上，他曾“效忠”过以溥仪为代表的“清王朝”，这是他的阶级局限性和他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。然而，在对待外寇的侵略、在对待“亡国奴”的命运面前，他始终保持了中国人的铮铮风骨和正义气节。在这一点上，凌升无愧是一位爱国主义的民族英雄。当他意识到伪“满洲国”建立的真正

企图之后，当他一步步地认清了日本人的真实面目之后，他所有的民族自尊、民族义愤凝聚成一股坚定的抗日力量，最终确立为与日本人决一死战的立场。

日本人残酷地以“斩首”极刑杀害了凌升以及他的几位亲属。在当时轰动了整个东北，在各界人士中引起巨大反响。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，蒙古人民共和国慰问团曾在今呼伦贝尔盟鄂温克自治旗（原索伦旗南屯）的群众会议上，为凌升等爱国人士举行了默哀仪式；其后，前苏共中央东方局负责人卡尔洛夫召见了凌升的族亲。可见，“凌升事件”闻名中外。

凌升的一生虽然短暂，但他经历复杂，人生道路曲折丰富。他从一位民族上层的官吏，成为一名为了民族尊严和领土完整而以身殉节的民族英烈，绝非偶然。

《凌升》一书在尊重历史、尊重事实的前提下，将凌升这一人物有血有肉地展现在读者面前。使我们认识了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光辉篇章中，在千千万万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献身的英烈中，有凌升这样一位中国少数民族——达斡尔族的爱国主义民族英雄；让我们认识 and 了解这段历史、认识 and 了解凌升，学习和继承他热爱家乡、热爱人民的炽烈感情，学习他维护民族利益、抗御外寇的坚定立场，学习他为国为民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高尚气节，把先烈未竟的事业继承光大。

编者

1999年5月 北京

附件（一）

溥仪《我的前半生》有关凌升的叙述

.....

使我开始感到幻灭滋味的，还是“凌升事件”。

凌升是清末蒙古都统贵福之子，原为张作霖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和蒙古宣抚使署顾问。他是在旅顺的“请愿代表”之一，因此被列入“建国元勋”之内。事件发生时他是伪满兴安省省长。一九三六年春天，他突然遭到了关东军的拘捕。拘捕的原因，据关东军派来的吉冈安直说，他有反满抗日活动，但是据佟济煦听来的消息，却是他在最近一次省长联席会上发过牢骚，以致惹恼了日本人。据说他在这次会上，抱怨日本关东军言行不一，说他在旅顺时曾亲耳听板垣说过，日本将承认“满洲国”是个独立国，可是后来事实上处处受关东军干预，他在兴安省无权无职，一切都是日本人做主。开过这个会，他回到本省就被抓去了。我听到这些消息，感到非常不安，因为半年前我刚刚与他结为亲家，我的四妹与他的儿子订了婚。我正在犹豫着，是不是要找关东军说说情的时候，新任的司令官兼第四任驻“满”大使植田谦吉先找我来了。

“前几天破获了一起案件，罪犯是皇帝陛下认得的，兴安省省长凌升。他勾结外国图谋叛变，反对日本。军

事法庭已经查实他的反满抗日罪行，宣判了死刑。”

“死刑？”我吃了一惊。

“死刑。”他向他的翻译点头重复一遍，意思是向我说清楚。然后又对我说：“这是杀一儆百，陛下，杀一儆百是必需的！”

他走后，关东军吉冈安直参谋又通知我，应该立即跟凌升的儿子解除四妹的婚约。我连忙照办了。

凌升被处决时，使用的是斩首之刑。一同受刑的还有他的几个亲属。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个被日本人杀害的显要官员，而且还是刚跟我做了亲家的。我从凌升跟我攀亲的举动上，深信他是最崇拜我的，也是最忠心于我的人，而关东军衡量每个人的唯一标准却是对日本的态度。不用说，也是用这统一标准来看待我的。想到这里，我越发感到植田“杀一儆百”这句话的阴森可怕。

序 幕

1936年4月22日，“满洲国”首都——新京。

东方刚刚发亮，乌云一片片地涌过来，铺天盖地布满了整个蓝天，天空好像一个巨大的铁罩子，沉重地压下来。闪电撕裂了乌云，雷“轰隆隆”、“嘎吧吧”地吼叫着。整个大地在发抖，天似乎也被震碎了，像个漏了底的大水桶，雨水瓢泼般地倾泻下来。刹那间，街道上升腾起暴雨的烟雾。眼看就要到上班时间，可是马路上人少车稀。街道上的人们匆匆找地方避雨，脸上露出冷冷的秋霜。这些人，虽然互不相识，但不约而同地嘟哝：“清明过了不到十天，还没有到谷雨，此时历来是关东大地的旱季，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雨。”有知识的人说：“有气象记载以来，在这个季节里关东大地没有下过雷雨。”也有人长长地叹口气说：“这叫作天有不测风云。如今世道不稳，老天爷的规律也随着错位了。”

风越刮越大，路两旁高楼大厦顶上的白底红日膏药旗和黄底五色条“满洲国”旗被雨水淋得湿透，随着狂风呼啸发出一种刺耳的“啪嗒、啪嗒”的声音，如鬼叫，如狼嚎。风越来越寒冷刺骨，不一会儿，雪花替代了雨点，鹅毛大雪大片大片飘落下来。

在这么一个雨雪天气，暗得如泼了墨的一天上午，有

一辆出租车停在“满洲国”皇宫门口。下车的是伪“满洲国”国会议员、特任官、原呼伦贝尔安本衙门安本、兴安北省省长凌升之父贵福大人。随着下车的是长孙斯布金泰和二孙其布森泰，以及随员德荣。贵福中等个头，面目和善，年龄七十多岁，脸上布满皱纹，眼帘双垂，看样子面色黯淡，十分憔悴。不过从他的眼神中不难看出正在燃烧着愤怒的火焰。下车后，贵福大人拄着文明棍走进皇宫大门时，持枪的哨兵堵了他的去路，问道：

“您是何人？”贵福抬起头一看，原来是一位十八九岁的士兵。脸色稚嫩而无光泽，无精打采的样子有点可怜。不过，穿的一身军装使他显得精神了一些。可是两条腿用腿捆绑得过紧，细而长的腿如同立在薄冰上的鹤腿一样。贵福轻轻地咳嗽了一声，清了清嗓子，以长辈的口吻说：

“我是国会议员，是特意从兴安北省来叩拜皇上的。”哨兵听罢，立即对另一位岗哨打招呼，自己则进院去值班室。不一会儿，一位中年军人随哨兵来大门口见了贵福一行。今天，贵福大人穿的是深蓝色的绸长袍，上身还套了黑绸坎肩，头戴红尖黑绸圆顶帽，从头顶到脚跟一色是清朝官员的官服。如今，建立的虽然是“满洲国”，可是在新京穿戴如此古老的人并不多见。贵福仔细瞧了瞧这位中年军人，军衔是两道杠一个花，理当然是少校了。他穿一身草绿色呢子军服，脚蹬一双红马靴，很精神，特别是鼻子底下的小方块胡须，完全能够显示他是个日本军官。贵福向迎面过来的日本军官作揖问了个好，少校以同样的礼节待人，并领贵福一行进了值班室旁边的贵宾接待室。贵宾室给人一种古朴美观的感觉。不大不小的

长方形房间很敞亮，墙裙是榆木花纹本色，墙壁和顶棚淡蓝色，很像天高云淡的蓝天。屋里摆了三套沙发，地上铺了提花地毯。不过，东山墙的布置使人恶心，白底红日膏药旗和黄底五色条“满洲国”旗平添了一堵墙。贵福很纳闷，满洲国是主权国家，而且是独立自主的国家，为什么在自己的皇宫还挂日本国旗？贵福不理解。也许自己离开官场已有两三年了，官场上的事也同以往不一样了……贵福想到这儿，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，摇了摇头坐在沙发上。斯布金泰和其布森泰两个孙子挨着爷爷坐下，德荣坐得远一点。贵福定睛看了看少校，清了清嗓子说：

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老夫如今正遇到大祸，为了得到陛下的恩赐，我特意从海拉尔来叩拜皇上。我是国会议员，请给陛下传话。”贵福的话音刚落，少校开门见山地说：

“贵大人，你的儿子可是捅了大祸，把天都给戳了个窟窿，皇帝陛下还能见你？”

“也许还能恩赐我，凭我们的关系会给这点面子的！”贵福请求道。

“不能。陛下和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先二人已经交换了意见，他们一致认为凌升的反满抗日罪行不可饶恕。”少校非常自信地说。听了少校的话，贵福的眼睛僵直了，目光也凝固了。他认为，只有皇帝以其陛下的身份和力量能够挽救他的儿子。可是少校的话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。看来，此时此刻的贵福只有央求而别无他法。他压低了声音，欠了欠身说：

“少校先生，老夫求您了，不管怎么样，给我安排一次

叩拜皇上的机会。”说到这儿，贵福感到一种压抑和屈辱的酸楚，因为求人总是比别人低一头。可是少校没有给他面子，耸了耸肩膀摊开两手说：

“这不可能，理由我讲得已经够清楚了。你们还是回你们下榻的旅店。”少校的话非常干脆，一点都不拖泥带水，只有每次张大嘴说话的时候鼻子底下的方砖髭须上下拉动，看起来不太顺眼。贵福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道：

“也许您也知道，皇上和我们家之间还有婚约，皇上还多次捎话叫我来新京认认门。”话音刚落，少校眨了眨眼睛又接过去说：

“那是过去的事了，皇上同你们定婚约的四妹已经去东京，现在同你们的家族没有任何关系。”凌升出事后贵福听说过皇上要退婚约，所以这次他没有感到意外。使他纳闷的是，他每提出一个要求，少校总是滔滔不绝给个闭门羹，听起来不但有很浓的喧宾夺主的味道，甚至有不让贵福张嘴的意思。贵福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：

“退婚约的事我一点都没有听说过，您知道得很详细，谢谢您……”话说到这儿，少校机灵地接过去说：

“因为我是皇上的秘书之一，当然知道得多一些细一些。某种程度上，在有的场合也可以替皇上说话。比如说，此时此刻就是如此。”少校说到这儿稍停了停，并若有所思地继续说：

“贵大人，请你稍等一会儿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”说罢站起来，整理一下衣服，向贵福轻轻地点了点头便走了。

看来，皇帝陛下不会见他们，情况仍然不妙。少校走后没有人吱声，屋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。贵福觉得胸口堵得慌，不由得伸着脖子，长嘘了一口气。

“爷爷，少校能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吗？”斯布金泰的话打破了仿佛凝固了的空气。斯布金泰是贵福的长孙，是凌升的独苗，是哈尔滨铁路政法大学二年级的学生。他年龄在二十上下，脸面白皙，皮肤细嫩，眼睛炯炯有神，寡言少语，性格内向，个头不高，穿一身大学校服，很精神。对长孙刚才提出的问题贵福没有答复，因为爷爷和孙子都希望凌升、福龄、春德、华霖泰四个人快点被释放，而且一起回家。可是爷爷从坏处想得多一些，而孙子从好的方面想得多一些。所以，贵福只能暗暗地祈祷“但愿如此”。可就在这个时候其布森泰说话了：

“少校不是说等会儿吗？陛下也许会见我们哩！”其布森泰是贵福二儿子福龄的独苗，穿了一身中学校服，帽檐压得低了一点，几乎挡住了眼睛。他个头已经不小了，面孔也是白皙但显稚嫩，一付纯真无邪的样子。贵福以慈祥的眼神瞧了瞧两个孙子，压低声音说：

“不好说，日本人神出鬼没……”话还没有说完，少校推门进来，便说：

“皇帝陛下说了不见你们，4月24日上午10时，关东军司令官植田亲自见你们。在何处接见，暂时定不下来，到时候通知你们，我会亲自派车去接你们。”少校的话似乎有一点命令式味道。听罢，贵福仍然不懈地央求道：

“植田司令是个大人物，在百忙中抽出时间要见我们，我们太感谢了。不过，我有一个请求，不知答应否？别说24号，我着急得一天都很难等待，能否尽早见我们？”可是少校没有答理他的请求，便说：

“你们在何处下榻？”话题已经转移了，贵福无可奈何地答道：

“车站南街富新客栈 208 号房间。”

“那你们就回客栈休息去吧！”少校边说边指门口，给贵福鞠了个躬。这显然是送客的意思。他只好站起来，忍气吞声地抱着一丝希望离开了。

外面雨雪小多了。然而天空还是阴云密布，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，街道灰蒙蒙的，人们的脸色也是阴沉沉的。贵福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湿润润的新鲜空气，感到舒服了一些。正在这时，一辆出租车开过来停在贵福身旁，司机伸出头来请他上车。可是对贵福来说，他需要的是安静和广阔的天地。他摇了摇头没有上车，顺人行道一左一右领着两个孙子慢慢地踱步，德荣在后面紧跟着。贵福边走边思索少校的言辞，他有一种失落感，为叩拜皇上从遥远的海拉尔来新京，结果见着的却是一位秘书少校。而且正说反说、硬缠软磨，最后得到的答复竟是 4 月 24 日上午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先要见我们。我们是中国人，“满洲国”人，为什么我们的皇上不见我们，而关东军司令官见我们，而且时间定为 4 月 24 日上午 10 时。我的两个儿子、一个女婿和衙门的秘书官被日本人逮捕已经押送到这里，4 月 24 日前他们的命运究竟怎么样？他想着，思索着，突然耳鸣起来，并且眼帘跳动得很厉害，似乎有人在说：“不好！4 月 24 日上午 10 时你只能见着儿子的尸体！”想到这儿，贵福头上如同泼了一瓢凉水，呆若木鸡似的站在人行道上……。

贵福的耳鸣眼跳绝非偶然。正在这时候，新京《盛京时报》印刷车间机器在轰鸣，印刷机在飞快地滚动，印好的报纸一张接一张由传送带传出……

.....

报童在大街小巷穿梭。有一位十二三岁的男孩子脖子上挂着报兜，手拿两张报纸，大声喊叫：

“《盛京时报》、《盛京时报》，兴安北省省长凌升被判死刑！”报童的童音虽然不响亮，但整个街道掀起轩然大波，人们围着报童买报纸，不论是步行者，还是坐东洋车的人，甚至坐小汽车的阔人，都停下来买报纸。报童继续顺街边跑边喊。当他从贵福身边擦身而过的时候喊道：

“《盛京时报》、《盛京时报》，兴安北省省长凌升被判死刑！”“特大新闻，爆炸性新闻，兴安北省省长、达斡尔族孟日登氏人凌升反满抗日被判死刑！”贵福听了，如同霹雳击顶，他傻了眼，脸色铁青，心里顿时像被掏空了一般的疼痛。过了一会儿，方清醒了一些，两个孙子扶住他，他这才稳住神道：

“德荣，你去买两张报纸。”德荣去买了两张报纸，贵福颤抖的手接过报纸浏览一下标题，恰恰看到了以《凌升以下死刑》为大标题的报道。刊登了凌升等四人被判死刑的消息、和被判死刑者凌升的半身照片。贵福看了，失魂落魄，就像遭到雷击似的。可是他还是咬牙挺了挺，倔强地继续看下去：

〔新京专电〕前兴安北省省长凌升以下之通苏事件、厥在军政部高等军法会审理、二十日已行判决，兹据二十一日满洲国军政部正式发表如次。

对左列诸人，违反暂行惩治判徒法被告事件，今已经满洲国高等军法会审理，判决如下：

判决：原籍兴安北省索伦旗西屯、现住兴安北省海拉尔省公署内省长官舍

凌升(五一)

判处死刑。

原籍兴安北省索伦旗西屯、现住海拉尔官院街
前兴安北省警务厅长
春德(四二)
判处死刑。

原籍兴安北省索伦旗西屯、现住兴安北省公署内官
舍
前兴安北省警备军参谋长骑兵上校
福龄(四七)
判处死刑。

原籍兴安北省索伦旗莫克图屯、现住海拉尔西大街
前兴安北省省长秘书官
华霖泰
判处死刑。

眼看两个儿子、一个女婿和儿子之秘书将要被日本人杀害了，贵福一下子蔫巴了，好似霜打的草，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，白得透明，又透青，而且一阵阵抽搐，原来，还抱着一丝希望来叩拜皇上，争取得到皇上的恩赐，可是现在一切都成了肥皂泡。凌升的儿子斯布金泰、福龄的儿子其布森泰看了报纸泪流满面，哽咽不止，德荣的眼里也溢出亮晶晶的泪水，心里酸楚而悲痛。

贵福看见两个宝贝孙子伤心地哭，越发心里爱怜不已，掏出手帕替孙子擦泪。一边劝孙子不要哭，可是说着

说着，却老泪纵横，那布满道道皱纹的脸上，满含着痛苦和悲愤……